

“除了你，没人可以成为我的对手。”



金一笑 著

原生之罪 SIN ORIGINAL

翟天临 尹正 主演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根据同名影视剧《原生之罪》改编

原生之罪

ORIGINAL
SIN

金一笑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原生之罪 / 金一笑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8.12

ISBN 978-7-5057-4561-2

I. ①原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66271号

书名	原生之罪
作者	金一笑 著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规格	880×1230毫米 32开 10.5印张 290千字
版次	2019年1月第1版
印次	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561-2
定价	42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Original 原
Sin 生
之
罪

VI	V	IV	III	II	I
266	208	166	099	045	001

目录。

I

Original

Sin 原·生·之·罪

Lily 死了。

夜色正浓，此刻是大马槟城丽豪俱乐部最喧嚣的时候，舞池挤满男男女女，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扭动身体。两边卡座里的客人，一边谈笑，一边喝酒。索菲在洗手间找到夜店经理池震，把 Lily 的死讯告诉他，是她的两个朋友看到的。他们大半夜喝多了，把车停到路边，到海边撒尿，然后看到 Lily 压在石头下面，已经死透了。

索菲个子高挑，相貌甜美，过臀短裙下是两条修长的腿，但她却是个年轻的老江湖。跟在她身边的盈盈，还有死掉的 Lily，几个人原先在店里卖酒，每天喝得醉醺醺也挣不到钱，干脆做起别的“生意”，索菲算是姑娘们的头儿。池震跟她们分成，他三她们七，不过没法较真，交多少是多少。

池震在 Lily 身上投了六万五千马币让她整容，希图从中赚一笔。早知道她这么丧，还不如早点同意她滚蛋。然而事情已经发生，后悔也来不及，他沉着脸问索菲：“怎么死的？”

索菲把手机里的照片给池震看。Lily 泡在海水里，小腿已经肿了，头发浮在海面，石头挡住了大半张脸。

“脖子是怎么回事？”池震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索菲回答他，“我朋友说，在海里边泡得都看不出来了。”

池震敏锐地听出了话里的问题：“你什么朋友？”他三十岁，浓眉大眼，高个，要不是脸上带着声色场所夜生活的痕迹，可以说相当英俊。索菲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在管我吗？”毕竟池震也是那些不给钱的“朋友”之一。

不管 Lily 丧不丧，既然她死了，他们总得管。池震叫上了夜店的两个小弟做帮手，一起去 Lily 被抛尸的海边。Lily 从十三日以后就没来过店里，应该是那天就死了，但也不能报警，报警后肯定会查到索菲她们头上，都得进去，关上半年。到时索菲被遣送回广东，盈盈回新山，Priya 回印度，都不用做生意了，那就散了。

池震仔细察看了 Lily 脖子上的伤痕，可以确定，是扎的。他拿出钱包数出一笔钱给小弟阿辉，让他去暨汀州殡仪馆租个停尸间，要带冰冻的，把 Lily 先放在那里。

阿辉接过钱问了声：“池经理，租多少天？”

这话捅到池震的痛处，他吼道：“我不知道！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！”阿辉闭上嘴，收起钱跟在池震后面，几个人齐心协力推开大石，把 Lily 捞了出来。池震踩着海水走了几步，破晓时分，太阳半浮在海面上，朝霞把海水与天际交接之处染得通红，而金色的光芒洒在粼粼的海水上，闪闪烁烁。池震狠踢一脚，扬起一片海沙：“我去你大爷！”海潮层层叠叠地涌上来，一群海鸟拍打着翅膀飞起来。

在它们飞去的方向，几公里外的公路边停着几辆警车。

槟城刑侦局队长陆离，在刚过去的这个夜晚忙于公务，彻夜未眠。几天前美食街的后巷，泔水桶中发现一具女尸，女子是被签子扎死的，被扎部位是脖子。经过侦查，发现该名受害者，十九岁的少女朵拉，曾经在嫌疑人包宇家中住过一周。包宇矢口否认朵拉之死与他有关，但提

供不出受害者死亡当晚的行踪。

大半个晚上陆离都待在审讯室，试图撬开包宇的嘴。

“那你在哪儿？”陆离追问。他长相俊朗，偏于清瘦，鼻唇单薄，透出了一股凌厉。

“忘了。”

陆离加重语气：“那你现在想想，三日晚上，朵拉被杀，你人在哪儿？”对视片刻，包宇不自然地扭过头：“你查吧，我想不出来。”陆离站起身，脱下警服套在椅背上，双手撑在椅背上，看看包宇，又看看桌上的各种签子，语气带着风暴来临之前的平静：“杀就杀，管你是情杀、仇杀、劫财劫色，我见多了，为什么拿签子折磨她？”包宇举起戴着手铐的手，指了指桌上的签子：“这都是你找的？”

陆离表情冷漠，浓郁眉眼间有种说不清的阴沉：“全大马的签子都在这儿。”

包宇吼道，唾沫星子喷到陆离脸上：“那你继续找啊、查啊，我就算扎她十下、二十下、五十下，你去查。把我关进来，要我自己承认？那你干什么吃的？”

“一会儿告诉你，我干什么吃的。现在我再问你一次，上礼拜二晚上，你在哪儿？”

包宇干巴巴地说：“I forget it.”

忘了？陆离看了看签子，又盯了几秒桌上的小闹钟，突然抓起闹钟砸向包宇的头。闹钟掉到地上，四分五裂的同时不知触动什么机关，闹铃声响了起来。陆离一拳拳打在包宇身上。

闹钟响了一会儿，卡住了，陆离停下手，屋里没有了声音。他猛地回头看向门口，那里站着刑侦局的董局，是他的直接上司，但董局没有要进来阻止的意思。

陆离一把把桌上的签子划拉到地上，拉开抽屉抽了两张纸巾，擦去

手上的血。他回头又看了一眼董局，把纸巾扔在地上，走过去关上门。再次停手的时候，地上已经有十几团带血的纸巾。

包宇招了。然而就在陆离准备结案的时候，另一起报案来了：海滨公路发现一起杀人案，死者也是被签子扎死的，同样扎在脖子上。

难道抓错了人？陆离不由心里一沉。

董局把包宇的口供推回来：“去看看吧，万一抓错了，可把人打得不轻。”

黎明，陆离带着下属郑世杰去了海滨公路。接到报案后，刑侦局队员温妙玲、物证科高航、法医老石已经赶去现场。报案的是一对夫妇，温妙玲当笑话一样讲给陆离听：这俩人在闹离婚，男的送女的去机场，汽车坏在半道，被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追尾了，直接撞在车后屁股上。女的怀着孕，他们已经把她送去民航旅馆休息。男的不让他们开走车，说跟刑侦局的张局很熟，要给张局打电话，把在场的警察有一个算一个，皮全扒了。

然而张局死三个月了。

在场的憋着坏，都等着他给张局打电话。

温妙玲鼻孔里塞着纸巾，说话时纸巾跟着一动一动，陆离看着就难受，让她摘了。温妙玲拔下来，闻了闻空气的味道，又给堵上了：“不行，我心里有味儿。”昨天晚上她吃的寿司，挺贵的，小半个月工资，吐了就白吃了。

歪理十八条，陆离懒得听她废话，走到红色车前看死者。两名警察正在拍现场照片，见他走过来，把位置让给了他。他钻到车里，看了看死者脖子上的伤口，又翻过来看死者手腕的绳结，看完一言不发出来了。

温妙玲凑上来问：“是签子扎的吧？”陆离嗯了一声：“还是蝴蝶结，用的尼龙绳。”跟用在朵拉身上的一样。他坐进驾驶位，温妙玲在车外啧啧道：“也真行，人都杀俩了，也不学学打结，跟系鞋带一个

结！”陆离没理她，问道：“指纹查过了吗？”温妙玲说：“方向盘上没有，戴手套开的车，手动挡挂的一挡。这道没坡没弯，这么直，都不知道这车无人驾驶了多少公里，凶手什么时候下来的。”

“手机、钱包呢？”陆离问。

“没有，尸体有身衣服就不错了。”

陆离让她把后备厢打开，温妙玲没动：“老高不让开，说整辆车拖回物证科，统一检查。”物证科高航正在另一侧津津有味地听报案的男人放狠话：“行，就这么耗着，张局长这个点在睡觉，等他醒过来，我就不只是要车这么简单了。”

睡你个大头鬼，张局要能醒才怪了，高航偷笑。转头发现那边陆离在开后备厢，他赶紧放过眼前这蠢货，快步向陆离走去，边走边扬声道：“陆队，这车先不动，咱回去慢慢弄。”陆离没理他，弯腰查看后备厢：“凶手先往这里塞，没塞进去，才放到后排。老石来了吗，死者多高？”温妙玲没动：“又喝多了，车里躺着呢。”

法医老石没睡，坐着在喝啤酒：“大的没看，白天解剖再说，脖子上的跟上次一样。有一下扎喉管了，话都说不出来。”

陆离问：“哪下致命？”

上次陆离就问过，老石沉默了一下：“拔出来，扎进去，没哪下致命，什么时候扛不住了，也就死了。”这是虐杀。陆离心里堵得厉害，拿过老石的啤酒喝了一大口：“明天帮我验验死亡时间，再看看死者有没有嗑药中毒。”他再回到红色轿车前，高航已经把后备厢盖合上，收走了车钥匙。

“把前车放了吧。”陆离看了眼报案的男人，对高航说，又问温妙玲死者的身份。死者刘亚萍是仁爱医院的护士，跟丈夫孩子住一起，红色轿车是她的，去年上的牌，只留了家庭住址，还没联系上家属。陆离让温妙玲和郑世杰去通知家属，用签子杀人的手法少见，两案可

以并案。

“那包宇呢？听鸡蛋仔说打得不轻。”温妙玲提醒陆离，鸡蛋仔是郑世杰的外号，他随时随地都带着鸡蛋仔，想到就拿出来吃，所以得了这个外号。

“你去他家查查，看他有没有别的事。”陆离吩咐道，瞥见温妙玲不以为然的眼神，冷漠地补了一句，“难不成要把我开掉？”

陆离把温妙玲打发去刘亚萍家，自己也没歇着，去了第一个死者——朵拉的家。

显然，朵拉的死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等在客厅的时候，陆离听到房里朵拉的父母在吵架，朵拉母亲喊道：“I told you, she's your daughter, she's my daughter too.”

朵拉父亲是马来人，母亲是华人，朵拉的长相偏马来一点。不过朵拉的生母早已去世，里面的是她的继母，虽然不是亲生，但从小带到大，感情也很深厚。只是后妈难当，一旦有什么事，总会归结到是否不够关心孩子上。朵拉妈摔门而出，擦了擦眼睛，努力冲陆离笑了笑：“不好意思，陆队长。您坐，您过来连杯水都没喝，还让您等那么久。”

陆离跟她寒暄了两句，从资料袋拿出刘亚萍的照片：“认识这个人吗？”刘亚萍是仁爱医院妇产科的护士，三十岁；朵拉是学生，十九岁，两人的生活并没交集。陆离也是问问看：“朵拉失踪前有没有去过仁爱医院妇产科，见过这个女人？”

朵拉妈仔细看照片，照片上是一张微笑的脸：“没有，不可能，朵拉是个好孩子。”

陆离走的时候，朵拉妈送他出去：“陆队长，多久能抓到凶手？”

“很快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抓到他。”陆离发现朵拉父亲在窗户后盯着自己，估计他一直在听他俩的对话。朵拉妈并不是很相信这话：“槟岛

淫魔奸杀了六个女孩才被抓到。啊——”陆离踩空了一个台阶，差点滑下去，幸好他一把抓住栏杆。朵拉妈急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陆离说没事，却更紧地握住栏杆，手上的青筋暴了出来。不过朵拉妈并没发现，还是絮絮叨叨地说：“听说那淫魔是音乐学院的教授，有没有可能杀死朵拉的凶手，是她学校的老师？”

“我查一查。”陆离几乎是落荒而逃，头也没回大步走向他那辆黑色轿车。朵拉妈追了上来：“陆队长，那个刘护士，尸体在哪儿发现的？”陆离扶着车门：“汽车后座，她自己的车。”

“那我女儿呢，你到现在都没说。”

陆离避开她的注视：“确实不好说，等你缓一缓，我再告诉你。”朵拉妈手按在心口：“朵拉死得那么惨，我都能接受，还有什么更惨的。”她又问陆离：“他还会杀第三个、第四个吗？你知道吗，我之前就想着杀人偿命，以牙还牙。刚才看了刘护士的照片，她隔着照片冲我笑，我真难受！你们赶快抓到他吧，别让他再作孽了！”

陆离点点头。车子开出老远，还能从后视镜看到朵拉母亲站在原地。吊在后视镜下面的小挂件晃来晃去，他心烦意乱地去拽，被弹簧划破了手，血滴在方向盘上。

案子不破，陆离没心情休息。

桌子上摆满案发现场照片，他把朵拉和刘亚萍的照片挑出来，盯着这两张照片。看久了他抬起头，墙上警务栏里所有警察的照片从左至右挂在上边。第一张是张局的照片，张成海，局长；第二张是董局的、董令其；第三张是他自己，陆离，队长；往后是温妙玲、郑世杰他们。

要是张局在，案子应该早就破了。陆离走到警务栏下，注视着张局的照片。

“还没换啊，董局这局长当得也不着急啊。”是温妙玲。陆离回过

头：“怎么这么晚还来？”

温妙玲掏出一小袋大麻，面带喜色，嘴里却在抱怨：“从刘亚萍家去医院，从医院出来又去交指中心，然后还要给你擦屁股。看看这是什么？”

“谁抽的？”陆离问。

“包宇家搜的，还真有。”温妙玲收起东西：“我刚跟他谈过，这些够关半年的了，但如果他把我们刑讯逼供的事给忘了，我们也想不起来大麻的事。”陆离说：“谢谢！”温妙玲趁机劝道：“以后这种情况能不能冷静一下，拦都拦不住，非要去审人，自己多大出息不知道吗？碰到点事情就压不住火。”陆离微微尴尬：“我以为真是他。签子扎人这事谁听谁难受，你没看见他那表情，有点兴奋，还有点过瘾。”温妙玲瞪他一眼：“你靠表情查案吗？”

陆离拿她没办法：“刘护士家里怎么样？”

“跟朵拉案子一样找不到动机，家人和医院都讲不出什么，应该是连环命案，只能等凶手犯错。”说到这里，温妙玲发现陆离表情有异，想起他家的事，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啊。”

“这有什么，还不能提了？”陆离自己倒是豁达，不过温妙玲还是换了话题。她打开电脑：“我去交指中心调了监控，晚上七点三十六分，凶手开车上的高速，出去的时候没拍到。估计车扔高速上，凶手沿海边溜达出去了。”陆离走到她身边：“老石那边我去了，致命伤还是脖子，没下药，绑在椅子上下手，死亡时间是昨晚六点多。右手扎进去的，跟朵拉一样，没有性侵痕迹。”

温妙玲若有所思：“凶手是ED（男性功能障碍），变态？”陆离不解，温妙玲补充：“两个女孩都挺漂亮的，男人不应该这样吗，见到漂亮的然后……”陆离敲敲桌子：“看你的视频。”视频上隐约能看到一个戴帽子的黑衣人，开着红色轿车，车里只有一个男人。

对陆离来说，回家还不如加班，但他还是得回家。地下车库刚刚白的墙，又被喷上了血字：“陆子鸣还我女儿！”用的红漆，看上去血淋淋的，张牙舞爪。

陆离站在那儿，盯着血字看了一会儿，有片刻思绪混乱，他仿佛听到了女儿的嬉闹。

他开着车，妻子吴文萱坐在副驾，女儿陆一诺站在吴文萱怀里，试着去够后排的巧克力。趁着车速慢，陆离回头看了一眼：“要什么爸爸给你拿。”

陆一诺脆生生地说：“巧克力。”吴文萱嗔道：“别给她拿，我给你说过的，一诺，一天最多吃三块。”陆离和稀泥：“再吃一块吧。”他用右手握方向盘，左手去后排够。吴文萱在他手背上拍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开你的车！好人都让你当了。每次问她，都说最喜欢爸爸。”

陆离没有再去够巧克力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，车子转了个弯，只是嘴里哄着孩子：“一诺，巧克力先不吃了，回去咱吃冰淇淋。”吴文萱立马打破他的许诺：“冰淇淋今天已经吃两个了，也不能再吃了。”陆一诺嘟着嘴，不高兴：“那我吃什么？”吴文萱说：“吃奶奶做的饭。”陆一诺小嘴一翘：“又是番茄炒蛋。”吴文萱摸摸女儿柔软的头：“今天妈妈帮奶奶做，给你做一个可乐鸡翅。”陆一诺想了想：“那加可乐吗？”吴文萱慷慨地说：“当然加。”陆一诺仔细想着那道菜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：“那加巧克力吗？”吴文萱问：“什么加巧克力？”陆一诺大声说：“可乐鸡翅。”

吴文萱：“不加。”陆一诺继续想着那道菜，把头扭过去不理妈妈。吴文萱看她这么任性，对陆离说：“老公，我们再生一个吧，你就不会这么宠一诺了。”陆离兴奋起来：“你想通啦？”吴文萱点点头：“你不是一直想要两个吗？但我给你说好啊，最多两个，想生第三个找别人去。”陆离笑起来，将车拐进地库：“你再怀孕，我停薪留职在家陪你。”

吴文萱痛快地说：“成交。”

汽车停进地库。陆离和吴文萱下车。陆离让妻子先抱孩子上去，他来拿东西。吴文萱抱着陆一诺先走，陆一诺在妈妈怀里问：“冰淇淋能加吗？”吴文萱摇头：“加不了，只加可乐。”陆一诺说：“还有鸡翅。”

陆离在后面笑，看着她们走远，打开后备厢拎出一大堆购物袋。他锁好车走出几步，才发现前方的吴文萱抱着陆一诺停在原地。再前方，喷漆的老头正在和陆离的母亲吵架，墙上用喷漆写着“陆子鸣还我女儿”。

老头大嗓门：“你就是陆子鸣的老婆，是吧？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”陆母也很气愤：“他已经坐牢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”老头声音里带了哭声：“陆子鸣杀了我女儿张琪，我要一命还一命。”

陆一诺被吓住了，低声叫道：“奶奶。”陆母看到陆离他们三人，拼命用眼神示意他们快上去。被老头注意到了：“这你什么人，孙女是吧？”

陆母说：“看热闹的。”冲他们大叫，“看什么热闹，都回家吧。”吴文萱捂住陆一诺的眼睛，往电梯间走。陆母冲陆离眨着眼睛，示意他也快走。老头看出来：“你冲谁眨巴眼睛呢？这到底是陆一鸣什么人？”在老头的痛骂声中，陆离走进电梯间。吴文萱抱着陆一诺，在电梯里等着他。陆离把购物袋放在电梯里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吴文萱拉住他：“你别蹚这浑水，你是警察。”

陆离放不下：“那是我妈！”吴文萱把陆一诺递到陆离怀里：“你带一诺回家。”她说完就出了电梯，电梯门关上，陆离脚下一地的购物袋。陆一诺在怀里问陆离：“陆子鸣是爷爷，对不对？”

往事已矣，陆离咬牙，让刺人心扉的痛过去，走进电梯上了楼。

陆离妈盯着他吃了安眠药。张局的事情暴出来以后，陆离整晚睡

不着觉，人都熬瘦了，吃过药躺一会儿也好。她又拿了个红包裹进来：“明天你去看看他吧。”

陆离不接：“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”

“我腿脚不好，你帮我把这个带给他。之前都是纸的，不经用，我给他做了个布的。”

又来了，陆离烦躁地说：“我说多少回了，他的事儿你别找我。”他妈含着泪：“你是我儿子，我不找你，我找谁去？”无法选择的父母，陆离捏着杯子，恨不得把杯子捏碎。他想把杯子砸出去，然而最终，什么也没干，只是喝了一大口水：“你又哭什么，行行行，明天再说，你快睡觉去吧。”

等陆离妈关灯出去，陆离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他坐起来，拿下床头柜上的相框，是他、吴文萱，还有女儿的合影。吴文萱已经跟他离婚，带着陆一诺重新嫁了，这个家只剩他和他的母亲。

陆离把相框反扣在床头柜上。尽管各种不情愿，第二天他还是去了狱中探视父亲。

陆子鸣，传说中的槟岛淫魔，被关在牢房的最深处。他曾是音乐学院的教授，光看外形十分知性，完全无法想象这是二十年前奸杀六人的槟岛淫魔。本来案子一直没破，但也许上天自有安排，终于落入法网。

见到儿子，陆子鸣愣住了。

陆子鸣腾出床铺，但陆离没坐，只是把红包裹扔在床上，里面是布做的钢琴琴键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陆子鸣问，见陆离不说话，他尴尬地笑了笑，“一诺有五岁了吧？没事去看看她，别弄到最后，像我和你这样。”

陆离听不下去，粗声道：“别操那么多心了，好好在里边儿待着，那是我妈给你的。”

陆离头也没回出了监狱，上车后刚要发动，看见前方的奔驰。一个男人替池震拉开车门，后者大模大样坐进去，车子开了。

好一个监狱一日游。陆离皱起眉头。两天前，池震申请探视陈同，监狱没批准。谁都知道他是陆队的眼中钉，也跟陈同那帮人勾结太深。陈同那帮人犯的都是重罪，身上两条人命的算是少的了。当然，池震也不是好东西，当律师的时候专走歪门邪道替他的委托人减罪。行得夜路终遇鬼，在一起杀人案中他替委托人毁尸，企图让警方找不到尸体而无法定罪。谁知落到陆离手里，抓了个正着。池震侮辱尸骨罪成立，被判有期徒刑四十二个月，终身剥夺律师资格。

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，坐了三年多牢，池震狡猾得变本加厉。正式探视被驳，他砸了辆奔驰，拘留所待两天，第三天转到监狱。也是第三天，奔驰车主拿出出售协议，说两天前已经把奔驰卖给池震，他砸的是自己的车，罪名不成立。这一系列操作溜得很，分明串通好的。

然而陈同是好招惹的人吗？陆离冷笑一声，发动车子驶离监狱。池震何尝不知道，这不是没办法吗！Lily到底什么时候死的，怎么死的，不找法医查不出来。他想过随便找个医生，但医生不肯；他还想过自己来检查，但完全找不到头绪。那么，只剩报警这条路可走。可一旦报警，就会影响夜店的生意，陈同答应吗？陈同不答应，他给池震一周时间找出杀死Lily的凶手，找不出就要池震的命。

下手的一般都是熟人——陈同和他那帮杀人犯兄弟给出的意见。

他们让池震按这个思路找凶手。

Lily有什么熟人？一个马来乡下的土妞，除了池震、索菲、盈盈她们，她能认得的只有“客户”。池震摸进索菲家找到记录本，把“客户”的信息抄在便签条上，一一贴在墙上，天亮后开始打电话。

早上索菲睡醒来，淡定地倒了一杯咖啡，一边喝一边打量贴在墙上的便签。

池震没理她，自顾自打电话。

“王哥，我是池震，丽豪的那个，我们这儿有个叫 Lily 的女孩，你是不是找过？那个……”电话被挂断了，池震撕下一张便签，继续打电话，“跟警察没关系，是我私人问你点事，你是客户，信息当然保密……”“Cindy，你给我查一下 Lily 最后一次在你那儿开房是哪天？不是索菲，是 Lily……算了，那没事了。”最后，墙上只剩四张便签。

池震挂掉最后一个电话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把空杯子推过去：“给我倒一杯。”索菲动也没动：“二百块一杯。”

“是我煮的咖啡。”池震拖长声音。

“是，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家，自己还能煮咖啡。”索菲还是给池震加了杯咖啡：“钥匙不是还我了吗？”“我又配了一把。”池震喝了一口清咖啡，皱起了眉毛：“加糖，加奶。”

“自己加。”

池震下了高脚凳，去咖啡机旁加奶和糖：“我是怕你哪天也和 Lily 一样，不明不白死在家里。”这话说中索菲心事：“说实话，我这两天挺害怕的。”

“要不别干了，我也不干了。”池震突然说。

索菲秀丽的小圆脸毫无表情：“不干这房租怎么办？我搬你家住去？”池震不吭声了，指着墙上还剩下的四张便签：“这几个电话打不通，都找过 Lily。”索菲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名字，撕掉两张：“这俩不可能，老客户了。”她拿起本子，比较上面的电话号码。这时，卧室走出一个上身赤裸的印度男人，看了看他俩，艰难地用中文说：“你好。”

池震愣了下，回了一句印度语的您好：“纳玛斯戴。”等印度男人进卫生间洗漱，门一关上，池震忍不住说：“你现在真是什么活都接。”索菲盯着本子：“别打断我。”她起身从墙上撕下一张便签，团成团扔掉，指着最后一张说：“这是 Lily 最后一个单，我早该预料到的，那么奇怪